

系級:獸醫學系 5 年級

學號: 0971892 姓名: 施宗亨

本校實習課程名稱: 校外獸醫實習

校外實習單位名稱: 曼哈頓動物醫院

實習時間: 2010/01/17~2010/02/21

實習期間所獲知的經驗及感想

經過許多人的介紹與幫忙，前往台北的曼哈頓動物醫院實習，在我大三的寒假。還記得那時懷著朝聖的心情前往許多前輩口中，全台灣小動物腹膜透析案例做最多的動物醫院，「腹膜透析是一種將腹膜當做半透膜，來取代失去功能的腎臟，將毒素經由透析液排出體外的技術。」曼哈頓動物醫院的院長--譚大倫在他的辦公室對我侃侃而談，用畫圖的方式配合簡單的說明，讓我對腹膜透析這個技術有了初步的概念。平常譚醫師都會在他醫院裡的個辦公室裡看看期刊、處理一些內科協會的事務，有時忙裡偷閒的用網路跟好友聊天（當然，這是醫院裡的同事偷偷告訴我的！），我常常抓住店裡少有的悠閒時光去跟譚醫師談天說地，一開始只是純粹請教一些專業上的問題，慢慢會聊到一些關於業界的真實現況，其實伴侶動物獸醫並非媒體所報導的那樣收入豐厚、光鮮亮麗。

在這一個月的實習，我脆弱的胃深刻地讓我瞭解到北部獸醫師的生活。嚴格來說，我在曼哈頓動物醫院實習期間，做的是助理的工作。當時包括院長總共有三名醫師，兩名助理在輪班，但是助理要負責照顧所有住院動物，所以我首要的任務就是熟練助理的工作。記得以前在我的家鄉--高雄實習時，有個醫師告訴過我，實習要學的不是跟著醫生、學習醫生看診，這對學生來說還太早，而是要學習助理的工作，包括怎麼保定動物（保護自己與醫師，且固定患畜方便醫師操作。）、照顧住院動物，讓醫師能順利地對病患作醫療的處置後，他有多餘的閒暇時間自然會把那些，在課本中學不到的「江湖一點訣」告訴我。本來人與人之間就是互惠其利，要別人平白無故把辛苦學來的學問教我是一種奢求，我理當要付出合理的貢獻，所以剛開始實習的第一個禮拜，我把目標放在熟悉院內環境跟學會一切助理該學會的技能，列舉出來洋洋灑灑，不外乎是每天早上打點十來隻狗貓的飲食、分別給

予藥物、在醫師抽血時保定動物、清潔籠舍、洗毛巾等等...當其他大學生暑假忙著打工賺錢時，我們獸醫系的學生大多是在做這些事情，經常沒有領薪水只為了多攢一點在業界實習的經驗。很快的，院內的雜事我能做到七八成，到後來幾個禮拜所有助理能做的事我都能做，甚至還有一次手術缺一個助手，主刀醫師乾脆叫我戴上帽子、口罩、手套協助她手術。早上九點上工到晚上十點左右，跟醫院的助理朝夕相處，幾乎一個禮拜就跟她們混的很熟，從助理的角度看醫院跟獸醫師的角度有很大的不同，有一位助理跟我算很投緣，我叫他小米姐，她常常毫無顧忌地告訴我一些開業醫院的現實面，是一個滿有江湖氣息的大姐。基本上獸醫助理的工作是一份薪水不算太高，卻非常辛苦工作，如果不是真的對動物很有情感實在很難撐下去。我看她的健康檢查報告，簡直像我大三下的期末成績單一樣，一兩科不及格，大部份低空飛過！因為一大早就得上班，有時候早餐沒辦法好好吃，中午要等到閒下來才能吃飯，常常吃午飯時已經下午兩點多了，晚上門診量大、有時候要作手術就更沒時間晚飯，都得等到下班後九點十點再到外面吃宵夜，回到家幾乎什麼事都做不了，只剩下刷牙洗澡的力氣。這樣一個月下來，我的胃時常處在飢餓與吃飽後反胃的狀態，精神跟肉體都得到相當程度的摧殘，這樣的生活讓我開始思考，本來我的想法是趁年輕時拼事業，有工作做就盡量做，到中年有點成績再放慢腳步享受人生，直到這次有如真正工作般的實習，我體認到規律生活的重要，那原本是任憑父母說破了嘴都無法讓我瞭解的事。每天下班時，小米姐都會醫院門口抽煙，我坐在階梯吸她的二手煙順便聽她說這間醫院過去的那些人事物。

以前醫院有幾個目前在獸醫界很知名的前輩，都是專科醫師，有神經專科、皮膚專科、眼科專科的醫師，大約有七個醫師在院內輪班，有一個醫師後來去台大當教授。每個離開的醫師都有他出走的理由，有些是經營理念不和撕破臉、有些是有自己的規劃。而這些醫師的紛紛離去，意味著將來有一天自己要經營醫院時，除了在職業上要有專精外，學習管理、調和人際關係的技巧絕對是必備的。我很常跑去譚醫師的辦公室向他請教醫療上的事，我走出辦公室小米姐就會嗆我：「呦，拍完馬屁了啊？」她可能無法理解，有時候就算是混個臉熟也

好，只要對未來的工作有些幫助，我就盡量做，更何況是聊聊天這種小事。那年的除夕夜我印象非常深刻，雖然我只是個實習生，不知道哪根筋不對，除夕那天我自告奮勇留下來幫忙，當天下午六點就打烩，五點多時突然有一名婦人帶著她懷孕的棕色臘腸狗跑來，說陰道口有黑色分泌物，譚醫師一看覺得不對，需要馬上剖腹產，羊水似乎破了！已經接近吃年夜飯的時間了，醫師緊急下了決定，不使用麻醉藥進行剖腹，省掉胎兒跟媽媽手術後蘇醒的時間及麻醉使胎兒死亡的風險。醫師在手術創巾上進行手術，我在創巾下用手壓住媽媽，讓她盡可能保持不動，畢竟生孩子的痛是骨頭斷掉的好幾倍，進行帝王切開術將胎兒拿出來後，我的工作就是像產婆一樣，幫胎兒擦乾身體、暢通呼吸道、給胎兒拍拍讓直到哭叫才能放心。後來留下三四隻小臘腸狗在紙箱裡攢動，叫聲此起彼落，我趕忙把小朋友們抱去給在大廳焦急徘徊的主人看，看到小狗沒事她才放心的坐下來玩弄小狗。醫師做完手術後趕回家跟新婚的妻子還有家人吃年夜飯，我則是回到實習暫住的地方休息。隔天大年初一，我坐在高鐵上回想著前幾個禮拜的種種，當作是醇酒一樣回味，那種入口的苦澀、回沖的喉韻以及緩緩上升的醉意，滿盈坐車時的百無賴聊。

回到家後家人看到我，身體的疲憊全寫在臉上，還有明顯消瘦的身體，即使我能說，也無法表達那種身心的疲憊，也無法告訴他們，我獲得了多麼寶貴的經驗，但我自己知道，有很多東西不一樣了。